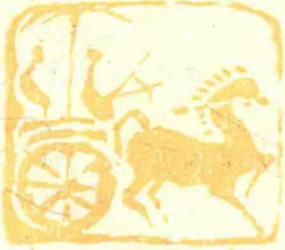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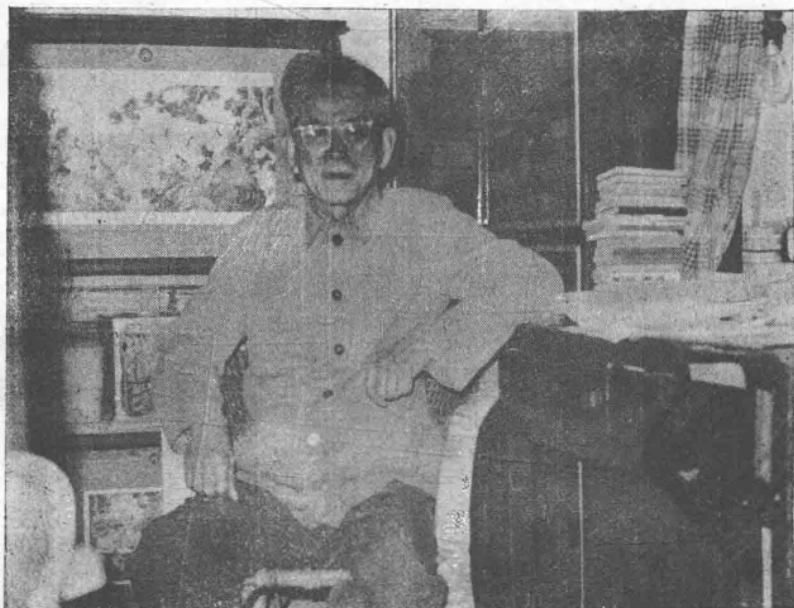
宋銳

擊雷集

(故事选)



海康县文联编印



宋锐

宋锐同志，1917年夏生于海康县城。省剧协、省民研会员。1950年秋，毕业于南方大学后，在海康、湛江、徐闻等地从事文教及雷剧改革工作。四十年来，为雷歌、雷剧以及地方文史做了一定的贡献。

在海康、湛江的岁月里，既应省人民出版社及粤西雷剧团的要求而整理了《秦雪梅》、《李三娘》、《千里缘》等雷剧传统剧目；又为湛江专区艺校雷剧实验班的教学需要而移植了《三月三》、《飞夺泸定桥》以及《游乡》、《补锅》、《打铜锣》等兄弟剧种的优秀剧目。六十年代初，还为粤西雷剧团特地创作了以嘉庆年海康乌石二海上起义反清的动人事迹为题材的雷剧《天南烈火》，并赢得了观众好评。

七十年代末，在徐闻告别了粉笔生涯而重返阔别二十年的海康文化岗位之时，曾一鼓作气地撰写了《雷歌发展史》和《雷剧发展史》二稿。两“史”既成，又趁热打铁，先后整理了《进和番》（易名《丛台别》）和《真假状元》（易名《回杯记》）等雷剧传统剧目。

一九八三年秋初，按规定办理离休了，但老骥伏枥，壮心未已，对雷歌、雷剧以及地方文史依然鞠躬尽瘁，悉力以赴。他，一边为市、县分别编写了《雷剧志》以及《海康县文物志》、《海康县沿革志》，一边为海康修建西湖、三元两公园所需历史资料及各类简介而忙。当三“志”两“园”之事甫竣，而省之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任务适来。他，受县之托，义无反顾，为时经年而《海康县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编辑任务，便又如期完成了。

宋锐同志今虽年逾古稀，而倔强犹昔，于雷歌、雷剧的钻研，于海康县志、海康文史的纂辑，还是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在他“离”而不“休”，锲而不舍的苦干下，深信在他的晚年岁月里，还会取得更丰硕的劳动成果。

海康县文联 梁文 梁文

序

陈 光 保

宋锐同志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他为人诚实正派，热爱家乡。对雷歌、雷剧以及地方志乘、名人著作都精心研究，有“雷州活字典”和“雷州活历史”的雅号。

他离休多年，依然老骥伏枥，壮心未已，七十高龄，仍争分夺秒，著书立说。他那支笔尖所洒下的墨水，说是雷州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并非过甚其词。

雷州人民喜爱至笃的雷州歌，豪情奔放，源远流长。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目为鄙俚不文，不登大雅之堂，以至通志不录，府县志不载，地方人士的著作也避而不谈。可是，宋锐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四十年来，他不但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还呕心沥血地撰写了十多万字的《雷歌发展历程》和《雷剧发展史》两部文稿。这既是他潜心探索雷州歌剧发展过程的结果，也是当前关于雷州歌剧发展过程不可多得的史料。

海康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置徐闻县以为合浦郡治以来，既是隋前州郡之治所，也是唐后雷州府署的所在。北往高凉而南下琼儋，东通闽浙而西赴非欧，水陆畅通，物产茂盛，人文景观相当丰富。宋锐同志把这两千多年来的历史沿革以及名胜古迹等事整理得来龙去脉，有条不紊，有心涉猎，一目了然。非惟为雷州人民认识历史、爱护文物提供了极大方便，且使广泛的群众从中受到更为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汉徐闻县治旧址之在海康县城，历代史志固论之甚详，当代辞书如《辞海》、《辞源》也注释甚明：“海康”为“汉置徐闻县，而隋改海康县。”可是，自从早些年雷州半岛极南地带发现了若干所谓东汉墓葬之后，有人便援引明清某些舆地著作中以讹传讹的论述大作文章。宋锐同志在这方面一边稽查历代史志记载，一边考究众多舆地论著，反复校勘，认真辨析，终使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差错铸成于明天顺六年李贤的《天下一统志》，而始作俑于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宋锐同志为雷州半岛的历史做了非常有益的澄清，也为海康等县的沿革作了很有价值的辨正。

海康为天南重地，从两汉的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到唐代李邕、元琇而宋代寇准、李纲、赵鼎以及苏轼、苏辙、秦观、胡铨，来过不少名将贤相以及文学大家，而地杰人灵，从唐代的陈文玉到清代的陈瑛、陈昌齐而旧社会的黄杰、许克生，也出了不少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宋锐同志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地位和丰功伟绩，或编《人物志》，或写《故事选》，深入浅出地为大众做了一些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的工作。

宋锐同志多才多艺，在研究雷州历史、文物以及探讨雷州文化等方面的造诣固深，在雷

州歌剧的编写方面也有其一定成就。此次编入集子的《雷剧选》、虽只是他编写过那几十个雷剧本的几个选场，而字里行间仍可看出他的雷剧写作功底。唱词文而明白如话，引吭高歌则又行云流水，耐人寻味，可说真正做到音清腔圆雅俗共赏。

这次，县文联编印宋锐同志的选集，除上述《雷歌·雷剧发展史》、《沿革·文物》、《人物志》外，还有《歌谣选》、《情义歌选》、《姑娘歌选》、《榜歌选》、《运河之歌选》，凡十一种，四十五万多字。其中，民间文学部分虽来自民间，而他数十年来在搜集、整理、编选等方面也曾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精力。

宋锐同志不仅治学严谨，而且立场坚定，对党一贯忠诚。他既不为名，也不图利，襟怀坦荡，平易近人。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埋头苦干，从不为“官”字着想，而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他这种精神是难能而可贵的。县文联把他数十年来的劳动成果汇编成集，是很有必要的。

前 言

如果说雷州的民间歌谣恒河沙数不可估量的话，海康的民间故事也可说是处处流传俯拾即是。在孩提之辈的口头，在人们三五成群的地方，往往说古道今，引人入胜，口讲指画其情可掬。

从唐代的雷祖陈文玉，到清初的清官陈宾；从揭竿西海以反清复明的王之翰，到被满清王朝目为大逆不道的乌石二；从多谋善算的鵝感官冠，到号称“歌解元”的和莫黄清雅；从“佩书^箒”祖婆，到“观楼公”之女；从老虎借猪，到田蟹背印……真个是言者娓娓，而听者津津！不说一千零一夜说不完，就是三万六千日也听不罢。

建国初年，我在县文化馆工作，下到农村去的时间多，接触群众的机会也多，听到的各类故事就^概不胜其屈了。当年，已深感其题材广泛，很有地方特色，因而有闻必录，长的记其纲要，短的笔其全貌。年长月久，虽不盈细累帙，却也颇具规模。万料不到“文革”后期，“造反派”说我所有的书、所编写的雷歌剧本等等都是毒草，叫我自我处理——毁掉！于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花了不少气力蒐集而来的“故事”就玉石俱焚，化为灰烬了。

这个集子所辑入的，为数不多，乃近些年回忆所及的一小部分而已。要是再利用空闲时间继续思索，深信今后还可以找回更多一些。

目 录

遇贤桥上.....	1
陈寔的故事.....	4
陈昌齐的故事.....	14
蔡宪的故事.....	16
官冠的故事.....	20
白 蜡.....	30

遇 贤 桥 上

一、皇帝，走吧！

元英宗硕德八剌在位的时候，图帖睦尔为铁木迭儿所迫害而于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出居海南的琼州府城。是泰定元年吧，他才被召回朝。

当他路过徐闻县北的一道小桥时，突然桥下传来了妇人破口大骂之声：“皇帝，走吧！”他心中暗自惊诧：我被召回朝，还秘而未宣，这一妇道人家为何已经知道？

其实，图帖睦尔过桥之时，这妇人正在桥下的潺潺流水之滨洗濯衣服，桥上有人走动，她并不在意，更不晓得这人就是兼程回京而后来称孤道寡的皇帝陛下。

说来好笑，这是她那乳臭未干的宝贝玩腻了，哭哭啼啼地闹着要回家去，而她要洗的破烂还有一大堆，因而心烦意乱，厉声斥责以制止他那没完没了的哭闹。所谓“皇帝”，乃雷州人指斥那些纠缠不休而令厌烦的口头禅。在这里，不用说那是妇人指着她那顽皮孩子的鼻尖说的。谁知道图帖睦尔只闻其声，不问其意，便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是针对他自己而说，心中暗自高兴。

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图帖睦尔终于坐到金銮殿上当起皇帝来了。他想起桥下妇人之言，便津津有味地当着大臣的面大谈在徐闻县北的小桥遇着贤妇人的异事。

古人说得好，醉翁之意不在乎酒。图帖睦尔在口头上称赞妇人之贤，而实际呢，在为自己制造舆论：他当皇帝乃是上天意旨。不然，村姑野女哪能未卜先知！

皇帝开金口，声闻海北道。徐闻县的知县老爷一闻此说，忙把这道小桥改称“遇贤桥”。旧桥名叫什么？没有人知道了。很可能是有了新的便忘了旧的；然而，更可能是皇帝说的，谁也不敢再改口了。

二、嫁女与知府

有一次，雷州府的知府大人在徐闻县城的公事一了，便前呼后拥地赶回雷州城的府衙去。在他途径靠近海康县境的遇贤桥上时，桥北来了一队迎亲队伍。知府的衙役高擎“回避”“肃静”的牌子鸣锣喝道要往桥北走；而迎亲一边的仪仗队也大举“肃静”“回避”的牌子喝道鸣锣要到桥南来。双方各据桥头，互不让路，彼此唇枪舌剑争得面红耳赤，声嘶喉哑，自朝至午，依然没完没了。知府一出头，嫁女也就露面了。

知府傲慢地说：“我乃雷州知府，是官，是管辖雷州三县的地方长官，而你们这些村夫野老不过是我治下的小小老百姓！位分上下，礼别尊卑，老百姓理应给我官老爷让路……”

嫁女虽然只是一个弱女子，可并不为知府装腔作势的官架子所慑服。她听得不耐烦了，便打断了知府的官腔，理直气壮地回击：

“你既是雷州一府之长，六品之尊，就应该懂得妇道人家最大，也最为荣耀的日子是什么？”

“啊？”知府大人一听茫然，“是什么？”

“是出嫁！”嫁女着重地说“出嫁”二字。

“谁说的？”知府仍然疑惑不解。

“皇帝老爷！”嫁女干脆利落地回答。

“哪一家皇帝？”

“大宋的高宗皇帝！”嫁女亮了牌。

“这……”知府记起了，哑口无言。

于是，嫁女振振有词地诉说：“皇帝老爷早就金口批下，女子出嫁这天享受一品夫人的特殊待遇：“肃静”“迴避”大牌高举，鸣锣喝道前行，不论小民大官都得乖乖让路。何况你们当官的，一出衙门，便前呼后拥走在人前，而我们妇道人家能享受这一殊荣的只不过出嫁这一天！论理或论礼，你都应该给我闪开！”

知府大人理屈词穷，说不过小小女子。但他却深怕这什么一让，脸上无光，声名扫地。嫁女看在眼里，想在心上。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提出与知府对对子以决行止：“这样吧，你是官，又是科举场中出身的大官，对对子必然在行。我出一联，你对得工整，我给你让路；对不了，那你就得退避三舍，任我过桥！”

知府听了，捧腹大笑道：“老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对对子嘛，不过家常便饭，小女子竟然在鲁班门前弄起大斧来了！”

可是，当他看到嫁女出的是：“遇贤桥，遇贤桥上遇贤人”一联时，却慌了手脚了。他搔首弄腮，苦思冥想，始终属对不了。原来，这一即景联，运用元文宗图帖睦尔在这道桥上遇贤人的典故，既巧妙，又刁钻，而他眼前所见，无非荒坡野岭，猿鸣鸟啼，怎么据以作对？

知府的思路陷于山穷水尽的窘境，没奈何，只好示意衙差，让出桥头，眼巴巴地看着嫁女上轿，鸣锣喝道，扬长而去。知府输是输了，可他并不服输。他朝思夕想，耿耿于怀。打算有朝一日找到绝对，再与嫁女理论。

苍天不负有心人。过了半个月，当知府从遂溪县视察归来，轿

子到达府城北门外的吊桥时，仰望雷城雄蝶巍峨，气势万千，一时感触万般，诗兴大发。正欲寻章觅句，以抒逸兴豪情，忽然发现城门上方嵌着“朝天”两个大字，他高兴得几乎要跌出轿子来。

他自言自语，频呼“有了，有了！”衙差不知底细，慌忙趋前恭问。知府煞有介事地说：“我找了半个月，今天才找到这个‘朝天门’，有了它，便可以对上遇贤桥上那个嫁女的下联了。你看，‘朝天门，朝天门外朝天子’对那‘遇贤桥，遇贤桥上遇贤人’，不是天衣无缝的绝妙好对吗？这回，嫁女该输给我了！”可是，知府大人的灵感来得太晚了，哪里去找遇贤桥上的嫁女呢？

陈 宾 的 故 事

一、不遇之客来了

“九月九，先生不走学生走，”这一雷州谚谣是说一到农历九月中旬，雷州半岛的秋收大忙季节将要到来的时候，即使塾师情甘意愿留下继续授课，学生也要投入“秋收冬种”的农忙活动，塾师不走也得走了。

陈宾在麻演渡南的东坡村教书，当然也不例外。学东们率领村里群众和学生欢送他，还委托一个后生给他挑书柜，送粮食，陪他上路。

过了麻演渡，陈宾的身后有一个身材魁伟的汉子不即不离地跟着，似乎他那圆碌碌的眼睛对陈宾的沉甸甸的书柜非常感兴趣。

也许这汉子并不知道陈宾是个三餐“吃田蟹”的“教书先生”，而把他看作满载归来的生意中人。

人到中年的陈宾，已是见微知著的长者了，看见这个汉子鬼鬼祟祟的行动，心里已明白多少，却默不作声地走他的路。

走着走着，不多久就到达家门了。陈宾一跨进门坎，便忙着走进里屋去向母亲请安去。这时，那汉子就乘人不备混进书房躲藏起来，伺机行动。

陈宾请他的老母亲多做两个客人的饭，老母亲左看看右瞧瞧，疑惑不解地问他：“送书柜的是一个……”陈宾煞有介事地说：“还有一个哩。”老母亲东张西望仍然无所发现，但他深信自己的儿子不会说谎，也就不再出声了。

饭菜弄好了，陈宾让送书柜的后生入座后开口邀请“客人”。开头，躲在床底下的那个汉子还以为自己混进来的时候人不知鬼不觉，请的决不是他。后来，听了又听，一切都明白了，主人千呼万唤入座的，正是自己，他这才感到惶恐、疑惑以至惭愧不已。要是地而有洞，他真想一头就钻了下去。

后来，他从主人的催促声中，觉得屋主人的态度诚恳、毫不恶意，便硬着头皮面面相觑地拱了出来。陈宾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他原是靠杀猪卖肉谋生的屠户，由于老母久病在床，仅有的一点点血本都给医药费用消耗殆尽，连起码的生活也维持不了。因而心存微幸，挺而走险。路上，看见书柜那么沉重，就以为他必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巨贾，所以紧跟不舍，期有所得。

陈宾把东坡村学东送来的钱和米各分一半给他，语重心长地劝戒他重操旧业，养母顾家，莫再心存微幸，走入歧途。这人倾耳谛听，又内疚，又激动，热泪纵横地说：“不，我跨进门来才知道

你不过是一个教书先生，家徒四壁，生活也很困难；你把一年所得的一半给了我，你一家生活又怎么过？”陈宾安慰他说“别为我操心了！过年有钱有米，明年就更不用担忧了。”

这汉子看见推辞不得，这才感激涕零地道谢而去。临走，频频回首，好象满腹心事似的。

二、猪肝瘦肉何来？

陈宾以母亲年纪老迈侍候无人，便婉言辞谢了东坡村学东之约，另应郡城西门街翁宅之聘设馆教授生徒。

有一天，陈宾回家吃饭，发现碟上猪肝汤里瘦肉，事出意料，心中诧异极了。不过，当他想到老母亲只他一根独苗，疼爱之情可以理喻，也许是她近来采海所得较多，有意给自己加点好菜。

可是，葱炒猪肝汤煮瘦肉，竟然一次又一次，这不能不令陈宾心里生疑了。家里这么穷困，全靠自己束脩所入，而设馆未久，还不好意思向学东借钱，老母亲这么照顾自己，钱从哪里来呢？

何况母亲一向持家俭约，为什么近来如此破费？

疑问敞在肚子里很不好受，陈宾终于不得不问起老母亲来。老母亲一听，大感意外，禁不住高声惊呼起来：“什么？猪肝瘦肉不是你买的？”陈宾听了，真有点丈八金刚摸不着头：“我买的？我还没有领到新学东们的钱呀，哪里有钱！”

老母亲告诉陈宾：“猪肝瘦肉是一个中年人送来，说是你叫他买的。我不在家，他就挂在大门的门环上……”陈宾边听边思，始终不弄清楚是谁。后来听他母亲说这人很面熟，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便恍然若悟自言自语：“也许是他。”

第二天，陈宾有意留在家里观察情况，以解疑团。果然不出所料，提着猪肝瘦肉登门的正是去年那个不速之客！

屠户一见陈宾，连忙赔不是，作解释：“我回家去后，就用你给我的钱做猪本，重操旧业，生活有所靠，母亲的病就治好了。现在家境一天天宽裕，我哪能忘记你的大德大恩呢！”陈宾恳切地说道：“你我都是穷苦人，穷不帮穷还有谁可指望？你能摆脱困境，过好日子，我心里就高兴，往后别这么破费了！你还得有一个家啊！”

三、拔刀相助

城北高山寺的和尚跟山庵那边的尼姑有暧昧关系，他们在寺与庵之间挖了一条地道，来来往往，已不是一天两日的事了。

有一天，陈宾郊游城北，正浮想联翩欲诗以抒情之时，忽闻呼救之声来自高山寺内，这使他感到十分意外。他不顾个人安危，循声奔入寺里。可是，他东寻西找，并不发现什么。他想，刚才听得分明，乃一妇女之声，为何入得门来，却一片沉静，全无形迹？

后来，他看见一个小和尚鬼头鬼脑地张望一回然后钻入厢房，他立即跑到那边观察动静。谁知过了很久很久，还没见小和尚出来，觉得这厢房必有文章，便蹑脚推门进去。终于在晃眚头发现一块地板下面可以拾级而下，一条地道黑越越地不知深浅。正当陈宾犹豫未决之时，突然两只粗犷的手把他抱揽起来。

陈宾虽然外表斯文，一介书生，却出生农家，孔武有力。他边挣扎，边喊救，紧抱不放的那个和尚尽管很凶，可也奈何不得。

正当他们斗得难解难分之时，从寺外冲进一个粗汉向和尚一阵拳脚，便把他踢倒在地，然后跟陈宾一起把和尚绑起来，送官究办。

这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陈宾当年慷慨解囊相助的那个屠户。他下乡卖猪归来，一闻呼救，便匆忙赶到，还不知就是陈宾遇险哩。

天哪，原来是他！

陈宾刚把被人目为“穷坑”的古田县治理得头头是道，欣欣向荣的时候，忽然接到张巡抚转来的朝廷通知，要调他到号称“苦海”的台湾县去。由于那里的局势紧急，必须立即摒挡一切，走马上任。他不敢怠慢，与新任交接妥当，马上兼程赶路，先到省城谒见张伯行巡抚，请示治台方略，再遍找熟悉台湾的官场中人了解那里的真情实况，然后携带老仆一人，扬帆东渡，乘风破浪而去。

海上月明星稀，风调潮顺，时不多久船就到达彼岸了。陈宾与老仆在码头附近的饭店中找好座位，买点干饭，便掏出一只咸鸭蛋，一分为二，人各一半，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这饭店的规模不大，而人来客往，倒也生意兴隆，忙得不亦乐乎。坐在陈宾对面的是一个身材魁梧、满面胡须的彪形大汉。他目光灼灼地注视着陈宾主仆，好象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使他感到非常兴趣似的。

这人是谁？陈宾主仆边吃边谈，并不在心。可是，流水无情而落花有意，这人不是别人，他正是陈宾这次奉命赴台的主要对手——台湾肇事者的大首领。他听说新任知县快要来台上任了，就亲到码头周遭，暗自观察渡海而来的旅客，找寻陈宾。要是一旦发现，就先下手为强，把他刺杀于半途，使前来当官视台湾为畏途，知难而

退，好把在押的数百乡亲搭救出来。

可是，他只知道来上任的新县官姓陈名宾，却并不认识其人。不过，他总认为陈宾既是官场人物，架子必大，威风必凛，前簇后拥的人必多。可他从这一船旅客中却没有发现这类人物。他所以注意陈宾主仆，是因为陈宾与随从的关系亲如一家，买饭不买菜，两人才吃一只咸鸭蛋，还是自己带来的。他们衣履朴素，吃喝俭约，而待人接物又是那么和蔼可亲，听其谈论，无非家常琐事，他作梦也没有想到这人就是他朝夕等待亟欲一见的冤家对头——新县官陈宾。

大首领也曾故意危言耸听，试探陈宾。说什么台湾局势混乱，人心惶惶，而路上暴徒把路，杀人越货，从闽至台的官场中人物尤难一过等等。陈宾听了，泰然自若地说：我们这次赴台，不过探亲访友，身上盘缠仅足食用，即使倾囊相赠，绿林豪客也不希罕，何况生平与人无怨，就更不必为此操心了。

陈宾还乘机探问台湾老百姓的痛苦以及动乱不宁之故。大汉见他话里言间，十分同情台湾黎民的困难和处境，就如此这般地详为述说。临别的时候，有意给他们主仆大开方便之门，悄悄地在他们的包袱上留下了一个特别的暗号，让沿途“关卡”放他们过去。

是第二天的中午时候吧，一个小头目气喘吁吁地赶来告急：新知县陈宾已经到达县城驿馆，并通知旧任官吏明天接印视事了。大首领一听，大吃一惊。他想沿途设关立卡，把守森严，而自己又亲驻码头，目不转睛地监视来台过客，陈宾怎么能混得过去呢？难道他两腋生翼，飞天过海？难道他有孙悟空千变万化的本领，瞒过我的眼睛？他越想越糊涂，没办法回答自己的疑问。可是，在事实面前，却又不得不策马加鞭，立即赶到县城去打探真象，另作安排。

当夜，大首领躺在床上，尽管鞍马劳累，非睡不可，而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了觉。好不容易才东方发白，阳光普照。他爬起床来，顾不上吃饭，便跑到通衢大道，混进观看热闹的人山人海之中去。

不久，新知县一行从驿馆那边鸣锣喝道走马上任来了。大首领站起脚跟，朝知县座轿仰面望去，顿然觉得这个新知县好生面熟。他揉了揉眼睛，再谛视一番觉得好象在那里见过似的。可是，他冥思苦索，却总是记忆不清。

后来，他在座轿之后，发现紧紧跟随的老仆人，这才恍然若悟地惊呼起来：“天哪，原来是他！”站在大首领身边的小头目不禁惊问：“怎么，您认识他！”大首领频频点头：“对！我，我认识他！”他眉飞色舞地说：“当官的是他，我们就不用操这份心了！”

小头目听得目瞪口呆，不明所以。大首领看见他们无法理解，便把前天在码头饭店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他们。小头目这才异口同声地说：“新知县果真是个好官，乡亲们的冤案得到伸雪，我们就能重见天日，安居乐业了。但愿他一切为民作主！”

陈宾吃堂传说

堂，背负坚壳，有如猛将甲冑在身；尾修长而锋利，刺其敌也，又似勇士之挥戈掷戟。至于足生于腹，目附于甲，形奇状怪，如非知之有素，的确望而生畏。

清之初年，陈宾乍到台湾当七品小县官之时，当地人还把蜆看作不可侵犯的神物，即使它闯入沿海稻田，给庄稼造成了不可估计的灾害，以致收成无望，生活无著，人们仍然敬而远之，对它是不能轻举妄动的。

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陈宾从古田县调到台湾县，下车伊始，便深入民间了解老百姓的疾苦。当他看到蜆之为害十分猖獗，立即张贴告示，晓谕百姓，要坚决除蜆以救庄稼。谁知老百姓畏蜆甚于鬼神，已根深蒂固，尽管官府布告煌煌，县令情词切切，而蜆之横行无忌，所至披靡，老百姓还是看作天降不祥，奈何不得。

视黎庶如赤子的陈宾这才体会到：要革陋习，除迷信，固然需要多作解释，使人知其理，而以身作则，更不应掉以轻心。因此，他不辞跋涉之劳，亲到蜆祸最烈的沿海地方，为老百姓说明蜆不是神，乃海中一物。所以闯进稻田，危害庄稼，无非寻觅可以排卵之处。形虽鬼祟，却并不可怕。如群起而攻，捉以杀烹，非惟农田确保平安无事，而其肉可食，其味鲜美，可佐膳，可配酒，还比某些佳肴过之无不及，广东的雷州人便有“一狗二蜆”之说，誉为送酒珍品哩。

说到做到，陈宾亲自动手，捉蜆、杀蜆、吃蜆。并把如何捕捉，如何煎煮的方式方法全盘传授给当地老百姓。这样，人们看见知县老爷尚且不畏蜆神为祟，小民又怕它则甚？从此，蜆不可侵犯的神话，就由动摇而崩溃，以至彻底破产。

蜆的神秘一经揭穿，人们就无比憎它恨它，磨拳擦掌，巴不得立即扑杀此獠。尤其它的独特风味为人们所发现之后，人们就又无限喜它、爱它。争欲尝其一脔，以饱口福。于是，人人捉蜆，人